

# 希腊哲学智慧论传统及其晚期转型:发生学与奥古斯丁的视野

陈越骅

**【摘要】**“智慧”在希腊文化中一贯有实践性智慧与理论性智慧之分。所谓实践性,即指世俗生活所需的技艺,更多属于感觉和经验的能力范畴。所谓理论性即指普遍性的、关于万物背后的本原与原因的、统一的知识,更多属于理性、理智直观的能力范畴。通过历代哲学家的不断建构,在晚期希腊哲学那里寻求两种智慧的汇通成为了智慧论的时代主题。在两希文化交汇之后,问题就具体转变成:人如何能够获得最高的智慧、以及智慧者是否存在等。智慧被认为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奥古斯丁继承和发展了希腊智慧论的传统,将智慧等同于认识真理,提出了理性与信仰两种认识能力在追求真理与智慧过程的重要性。为此,他将智慧论的关切从外物转向了人的内在自身,从纯粹求知转向了寻求个人生命的幸福,从怀疑论转向了寻求权威引导,体现晚期希腊哲学智慧论转型的时代诉求,也折射了西方智慧论发展与演变的独特精神。这一哲学历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中西文化对“智慧”求索的差异也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 智慧;晚期希腊哲学;奥古斯丁;发生学;实践智慧

哲学(φιλοσοφία, Philosophy)就其古希腊源头而言,字面意义就是“爱—智慧”(philo-sophia),泛指一门追求智慧的学问。哲学家(philosopher)就是这门学问的研习者——“爱智慧者”。但是,智慧是什么?如何得到智慧?对此,在漫长的希腊哲学史进程中,各家各派既有基础的共识,又有独特的见解,发展出各自的“智慧论”。可以说,正因为围绕着“智慧”展开的思辨,希腊哲学名家辈出、学派纷繁。我们有必要对“智慧”这个概念做一个发生学的研究,梳理其源流与转型,以求得到对“智慧”的更加贴近历史语境的理解。<sup>①</sup>

晚期希腊哲学的“智慧论”经历了整个希腊哲学发展史最大的转型。因为当时各个学派“都把目光投向人生哲学和心灵哲学,解决人生追求的问题,因而伦理哲学成了晚期希腊哲学的中心;哲学实

---

陈越骅,哲学博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28)。本研究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奥古斯丁《加西利亚根对话》全集翻译”(14CZJ001)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古希腊哲学术语数据库建设”(15ZDB025)的研究成果。本文部分内容曾宣读于2018年6月2—3日由北京大学举办的“中世纪哲学传统的多样性学术会议暨中世纪哲学专业委员会成立会议”,本次发表有较大改动。

①关于发生学的基本方法论及依据可参考拙作:陈越骅、王晓朝:《古希腊罗马伦理思想的现代转化及启示》,《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8期。

现了从追问‘是什么’‘因为什么’到‘为了什么’的转向”。<sup>①</sup>“晚期希腊哲学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与早期希腊哲学和‘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相比,有了一系列新发展,而且在于从总体上它具有了与早期和古典时期不同的特质。”<sup>②</sup>智慧论的转型也指出了作为时代精神反映的哲学本身的转型。

奥古斯丁是晚期希腊哲学研究的重要焦点之一。<sup>③</sup>奥古斯丁在早期著作中对希腊哲学推崇有加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被现代研究忽略的哲学材料。他在这一时期认为希腊哲学与宗教殊途同归。<sup>④</sup>他的记述及其自身哲学观点的阐发为我们提供了独特的跨文化解读素材和视角。本文将首先对“智慧”做简要的发生学研究,然后重点围绕奥古斯丁对智慧的多重阐释,透过他的视野阐明传统哲学家们所认识的“智慧”的共性,最后试图澄清奥古斯丁自己独特的观点,以此探讨晚期希腊哲学智慧论的转型特质。

## 一、早期希腊哲学智慧概念的奠基

古希腊语的“智慧”(σοφία)是一个抽象名词,源自形容词σοφός(ή, όν),最初的意义是指手工艺等技艺中的“好手艺”和“技术精湛”,例如木工技艺。<sup>⑤</sup>所以最初希腊人的“智慧”概念源自农业与手工业等职业分工之后对手工业者的价值认同,相当于中文所说的“能工巧匠”的“工巧”。在这个含义上,σοφία还可以用于音乐和歌唱、诗歌、驾驶的技艺、医药或手术、占卜等所有的技艺和艺术。“智慧”先是专指某种实践性智慧,然后才被扩展用于指理论性智慧。

哲学诞生之前,“智慧”常被归属于各位神灵,例如宙斯的智慧是具有洞察事情变化和干预事物发展变化的能力。<sup>⑥</sup>如果说希腊人的占卜就是求助神明以预言世事,那么神灵的智慧就是明察秋毫、掌握万物生成变化的全知能力。希腊哲学诞生的土壤之一就是希腊神话,但它独立的标志之一却是其“理性神论”,所以当哲学家们谈到“神明”的时候,其实是指智慧的化身:“理性神”。

根据传统说法有所谓“希腊七贤”,或者可直译为“智慧者”(σοφοί),但是他们的数量并不确定,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认为有七位,有时候是十一位或十二位。<sup>⑦</sup>泰勒斯是第一位获得“智慧者”身份的,他致力于沉思自然(φύσις),其哲学名言是“水是万物的本原”(ἀρχή)。从他开始,我们一般认为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们主要任务是寻求万物的本原,所以“智慧”与“本原”开始联系了起来。

赫拉克利特区分了一般知识与智慧,他说,“博学多闻并不能够教育心灵理智(νόος)”,因为“智慧本身就是一(έν τὸ σοφόν),就是掌握理解的能力去认识那在万物之中指挥万物者”。<sup>⑧</sup>另外,他还说过,这个“一”的智慧被勉为其难地冠以“宙斯”的名字。而且,本性上有能力掌握智慧的是神灵,人类天生并没有这种高级的理解能力。这个令万物是一、具有统一秩序的本原就是“逻各斯”(Logos),它也是人类律法的神圣来源。<sup>⑨</sup>

赫拉克利特对智慧的阐释有两层意思:(1)在认识能力上,高级的心灵理智才能够理解掌握单纯

①陈村富:《晚期希腊哲学的转向与特征》,《哲学研究》2007年第3期。

②王晓朝:《中国学术界的晚期希腊哲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③章雪富:《奥古斯丁:晚期希腊哲学焦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6月9日,第2版。

④A. Fitzgerald & J. C. Cavadini, *Augustine through the Ages: An Encyclopedia*, Grand Rapids, Mich.: W. B. Eerdmans, 1999, pp. 135—142.

⑤H. G. Liddell, &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1621.

⑥[古希腊]荷马:《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83页。中文翻译为“睿智”,原文就是 σοφός α。

⑦R. D. Hicks,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p. 15.

⑧R. D. Hicks, *Diogenes Laertius*, p. 406.

⑨K. Freeman & H. Diels, *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Fragment in Diels, Fragmente der Vorsokratik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 pp. 26—27, 30—33. 赫拉克利特残篇第30、32、33、50、78、79、114条。

惟一的智慧。杂多的一般学习和认知只是量的增加,并不能帮助人提高认知层次以致掌握智慧。(2)在认识内容上,智慧不是关于一般的各种知识或者诗歌创作,而是关于支配万物运行的唯一本原(或者说事物背后的规律本身),就如神话里最高神明宙斯那样。可以说,赫拉克利特已经提出了晚期希腊哲学的“自然法”思想的雏形。智慧就是理解掌握万物背后统一的自然法。

毕达哥拉斯据说是第一位使用“哲学”(爱智慧, φιλοσοφία)一词并把自己称为“哲学家”(爱智者, φιλόσοφος)的人,因为他认为“除了神灵之外,没有人是智慧的”。“智者”又被称作“智术师”(中译常为“智者”,英译“Sophist”, σοφιστής),即掌握智慧的能力和技术的专家或以之为职业的人,不仅被用来指哲学家而且也被用以指诗人。<sup>①</sup>

从智慧论的角度看,“哲学”从根本上是一个动词,它表示永不停歇地追求智慧的行动,而且根据其发明者的看法,人的这个行动是永远不可能完成的。至少从赫拉克利特开始,智慧就被认为是神明所独有,但从毕达哥拉斯开始,哲学才有了一个智慧论维度上明确的定位:完成态的拥有“智慧”就是“智者”,进行时的“追求智慧”就是“爱智者”。

## 二、古典希腊哲学智慧概念的谱系

“智者”(智术师)与“哲学家”应该是截然有别的,因为前者表示已经掌握了智慧,而后者表示还在路上、尚未完成。公元前5世纪末的智者派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即以售卖所谓的“智慧”为职业的人。苏格拉底模拟普罗泰戈拉说,“至于智慧和[智者](σοφίαν καὶ σοφὸν ἄνδρα),我从未说过他们不存在。我用[智者]这个词指的是这样的人,他能改变我们中的任何人,当某事物存在并对他呈现为坏时,他能使它对他呈现为好”。<sup>②</sup>亚里士多德认为智者的技艺就是智慧的表象而非实际,而智者就是出售这种假象以获利的人。<sup>③</sup>简单地说,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智者派认为“智慧”就是说服的艺术,这当然是古典哲学三贤所反对的。

苏格拉底也像赫拉克利特区分了两种智慧: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在柏拉图眼中,最有智慧的人无疑是苏格拉底。据说,苏格拉底的朋友曾经去过德尔斐神庙占卜,问是否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智慧(σοφώτερον),而得到女祭司的回答是“没有”。苏格拉底对此感到非常困惑,一方面他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没有智慧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神不可能违背自己本性撒谎。他为了弄明白这个神谕的真义,他到处找雅典人认为最有智慧的人交谈。他询问的职业分别是:政治家(πολιτικός),诗人(ποιητής),工匠(手艺人)(χειροτέχνης)。他发现他们并没有真正的智慧,然后苏格拉底明白,神谕的真正用意是要告诉人们:只有神才拥有智慧,人的智慧很少价值或没有价值。所以,苏格拉底“自知其无知”,直接指向的是“自知人不拥有真正的智慧”并不是泛指他保持对所有知识的无知。

苏格拉底声称,只有神才配得起“智者”之名,而依据真理追求灵魂完善和矫正他人灵魂的人只能称为“爱智者”。<sup>④</sup>苏格拉底在另一个地方又说,智慧使得智者智慧,但智慧与知识(ἐπιστήμη)是否是同一回事却使他困惑。他比较确定的是,每个人都要依靠审慎思考(φρόνησις,或译“明智”“实践智慧”)尽可能变得像神,也就是变得尽可能的正义与虔敬,而神才真正地掌握理

<sup>①</sup>R. D. Hicks, *Diogenes Laertius*, p. 13.

<sup>②</sup>[古希腊]柏拉图:《泰阿泰德篇》,《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87页。

<sup>③</sup>K. Freeman & H. Diels, *Ancilla to the Pre-Socratic Philosophers*, p. 125. 但是“智者”这个名称在后来并没有这种贬义,例如,在罗马帝国时期被用于职业的修辞学家或者论文作者。

<sup>④</sup>[古希腊]柏拉图:《斐德罗篇》,《柏拉图全集》(第二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02页。

解(γνώσις)智慧和美德(ἀρετή)。<sup>①</sup>在一个神话中,普罗米修斯据说从火神赫淮斯托斯(Ἡφαιστος)和智慧之神雅典娜那里偷来了火和技艺智慧(τὴν ἐντεχνον σοφίαν),因为它们相互起作用,能够让人类保持生命。但是政治智慧(πολιτικήν)却不在其中,而是在宙斯那里。最后宙斯为了人类能够相互协作、不至于灭亡,所以才给了人类道德情感和正义,<sup>②</sup>因此柏拉图区分了依靠感官的技艺智慧和最高神尚未授予人间的政治智慧。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智慧这个词也有两层含义:关于实践的和具体事物的,关于普遍和最高事物的,更重要的是后者。在日常意义上指技艺的美德、德性。他说,“智慧这个词,我们在技艺上(ἐν τε ταῖς τέχναις)用于述说那些技术最完善的大师”。而另一种智慧不是在某一个事物或方面的“智慧”,而是在整体上的,是唯一的,是关于“世界上最高等的存在物”“智慧显然是各种[知识](ἐπιστημῶν)中的最为完善者”。所谓有智慧的人,就是真切地知晓诸多本原(ἀρχή)的人。它高于政治和明智(φρόνησις)的知识。总之,“依其本性,智慧就是关于诸最高贵事物的知识(ἐπιστήμη)和心灵理智(νοῦς)”。<sup>③</sup>

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最高的智慧只有神才拥有。他更详细地解释说,“所有人都主张,研究最初原因和本原才可称之为智慧……所以,很清楚,智慧[似乎]是关于某些本原和原因的[知识](ἐπιστήμη)”。更准确地说,智慧是关于最普遍的知识的,“只有最具有最高层次的普遍知识的人,才必然通晓一切……以某种方式知道了事物背后的全部依据”。因此,智慧认识的对象就是最初原因和本原,也包括了善,即事物为什么的原因;它是“为神所有”,因为“神是宇宙万物各种原因的[本原],唯有神才最大限度地具有这种知识”。<sup>④</sup>可以说在什么是最高层次的智慧,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苏格拉底是一脉相承的,即使在具体内容上他们的理解可能存在差异。<sup>⑤</sup>

智慧的两分传统在斯多亚学派那里依然有效,据说他们认为“哲学就是关于智慧的知识,而智慧就是关于神圣事物与人类事物的知识。”(ἐπιστήμην θεῶν τε καὶ ἀνθρωπίνων πραγμάτων)<sup>⑥</sup>伊壁鸠鲁学派实则也接受这种两分法,但他们更注重的是尘世的幸福,例如,他们说“在一切事物中,智慧对于过上完整的幸福生活是必须的,但拥有友谊则是更加重要的”。<sup>⑦</sup>希腊化时代也是哲学的伦理时代,除了怀疑主义思潮外,各个学派基本都向追随者提供了一套通往幸福的伦理体系,从而开始变得富有宗教性。<sup>⑧</sup>

限于本文主旨与篇幅,我们对“智慧”在哲学史上的发生学做了如上简要的考察,梳理了一条主要线索。从中可以看到希腊哲学智慧论的传承、积淀和逐渐理论化的过程。正如陈村富教授所总结的,“智慧(Sophia)的指向是原因(aitia)和生灭之本的本原、始基(arche);本原、始基就是‘是什么’所追问的本是、实是、本体(ousia)”。<sup>⑨</sup>智慧是关于最高本原和“是与存在”本身最彻底的认识,它也是哲学最高的目标,但也是作为人的哲学家永远无法企及的理想。希腊哲学前面的发展已经为智慧与

①[古希腊]柏拉图:《泰阿泰德篇》,第656页。

②[古希腊]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柏拉图全集》(第一卷),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2—443页。

③[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174—176页。

④[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29—32页。

⑤早有学者指出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实践智慧”和“理论智慧”,见:徐长福:《实践智慧:是什么与为什么——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概念的阐释》,《哲学动态》2005年第4期。但本文通过发生学梳理认为这种区分早已有之,而且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已经有比较成熟的理论依据,只不过亚里士多德用论文的形式更加清楚地指出来了。

⑥赛克斯都《反数学家》IX,13,3—5,见H. F. A. V. Arnim & M. Adler, *Stoicorum Veterum Fragmenta II*, Stuttgartiae: Teubner, 1964, p. 35.

⑦D. N. Sedley & A. A. Long, *The Hellenistic Philosophers Vol. 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26.

⑧陈恒:《从晚期希腊哲学看希腊化时代人文精神——以伊壁鸠鲁学派为例》,“社会进步与人文素养: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四届学术年会”论文,上海,2006年,第65—78页。

⑨陈村富:《晚期希腊哲学的转向与特征》,第45—52页。

希腊哲学传统的“理性神论”的关联埋下了伏笔,因为哲学家们基本上都认为只有神拥有真正的智慧。那么如何弥补神与人之间的鸿沟,顺理成章地成为晚期希腊哲学智慧论有待解决的重大理论难题,也是其精神转型的重要契机。

### 三、奥古斯丁对希腊传统的继承

奥古斯丁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影响后,他写出了第一本著作《反学园派》<sup>①</sup>,此书过去常被误解成是“反对学园派”的著作,其实里面重点讨论的是“人能否拥有智慧”——侧重在讨论认识真理如何可能的问题。奥古斯丁分析了世俗流传的误解,反驳了“无物可知”的怀疑主义,既为学园派论证的真义做了辩护,也重新确证了人认识真理的可能性。但如果我们抓住“智慧”作为线索,就会发现他在两希文明交汇处找到了一个弥补“神的智慧”与“人的智慧”鸿沟的关键,从而既回答了希腊传统的智慧难题,又为中世纪哲学的转型提供了新的开端。<sup>②</sup>

晚期希腊哲学重心逐渐转向伦理,转向人的生命探索,智慧问题与人生问题联系越来越紧密。奥古斯丁在《反学园派》开篇就设定了他们进行哲学学习的问题意识在于“幸福”。那么,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遵从人最优秀的部分生活”“最优秀的部分是什么呢?”是心灵。“心灵中最优秀的部分是什么呢?”是理性。结论:幸福就是遵从理性生活。<sup>③</sup>进一步,理性生活就是拥有智慧,就是通往真理的正确方式和道路。那么谁能够以及如何实现幸福的终极目标呢?对话里提出一个观点:幸福者应该是完美的。<sup>④</sup>这里的“完美”(perfectus)与语法表达的动词时态有关,指动作的完成状态。因此而不是处于探索过程的“真理探索者”,而应该是真理的拥有者——“智慧者”。因此“智慧者”就是指拥有了真理的人,智慧就是指“拥有了真理(的完成状态)”。但是,在历史上实际存在的人中间,他们并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即使是学园派的代表人物卡尔尼亚德(Carneades)或者罗马人中公认的西塞罗也不能够称得上“智慧者”。所以对于人类而言,所谓“智慧者”只能是尽力探索真理的人,而这样的人就是始终遵循理性生活的人,所以人的智慧是尽了探寻真理责任的完全状态,而不是拥有的完全状态。

奥古斯丁在《反学园派》献词就表明,智慧是单凭人自己的作为、自然本性或者灵魂,无法到达的目标。人的存在状态是“神圣灵魂居住在可朽肉体里”。除非一种超越人类本身的力量,<sup>⑤</sup>通过各种超过人认知的方式引导才能够到达。因为世界背后的大秩序超越个人的“世俗的才智”。这个“秩序”只有通过哲学能够向人揭示。<sup>⑥</sup>

如果说,尘世的生存是为了有机会获得智慧,但智慧却不是为了尘世的生存。奥古斯丁在最初就强烈地区分了彼岸的智慧和此世的知识。他认为人要达到智慧(他描述为“安全和宁静的国度”)

<sup>①</sup>本文主要采用以下译本: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The Teacher*, trans. by P. King,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 Co., 1995. 奥古斯丁与哲学的关系最直接的证据是在《忏悔录》(7. 10. 16),他描述自己在真理问题上豁然开悟的奇妙经历说:“我读了柏拉图派学者的著作后,懂得在物质世界外找寻真理”。见[古罗马]圣·奥勒留·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出版社,1996年,第133、126页。括号的数字表示原著的卷、章、节序号。

<sup>②</sup>有学者指出,奥古斯丁在该书最后提出权威与理性的双重作用,但并未阐明为何接受某种具体的权威,这是奥古斯丁当时复杂的动机和心理疲劳的结果。J. McWilliam, “Academicos, Contra”, in A. Fitzgerald & J. C. Cavadini (eds.), *Augustine through the Ages: An Encyclopedia*, Mich.: W. B. Eerdmans, 1999, p. 4. 本文不赞同上述观点并最后指出奥古斯丁其实非常明确。

<sup>③</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1. 2. 5-6), pp. 5-7. “心灵—理性—幸福”的论证逻辑为古代柏拉图主义、逍遥派、斯多亚等哲学广泛接受,可以说是一条共识性的公理。见 B. D. Dutton, *Augustine and Academic Skepticism: A Philosophical Study*, p. 51.

<sup>④</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1. 3. 7, 11), pp. 8, 12.

<sup>⑤</sup>他用的是神格化的“命运女神”,所以他在后期《订正录》里后悔这里用词不当。

<sup>⑥</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1. 1. 1), p. 1.



需要命运的指引,为之提供合适的准备,即尘世的事物——例如基本生存条件和健全的身心等。因此,他所谓的命运,就是指尘世生活的偶然性。但是要达到智慧终点人又必须离弃和鄙视送他/她到那里的装备。<sup>①</sup>这就有点像老子的“为道日损”,要到达最高的、超越的境界就必须逐渐忘掉世俗事务的烦扰,虚空自己的精神,才能够体悟大道。

奥古斯丁提出了西塞罗等哲学家都赞同的定义:“智慧是关于神圣事物和人类事物的知识”(Sapientiam esse rerum humanarum divinarumque scientiam)。<sup>②</sup>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斯多亚学派对智慧定义的拉丁版本,也是希腊哲学智慧论传统的延续。从智慧的二分看,就包括人的智慧和神的智慧,只有两者的统一才是真正的智慧。

所谓获得智慧,就是人变得智慧,就是人的心灵达到智慧的状态。奥古斯丁把智慧与理性联系在一起,而理性就是心灵的高级认识和思维能力。“智慧”也被认为是一种知识。但“知识”(scientia)却不是中文语境中常常指被记载的经验和认知,而是指人的认知状态。也就是说,在现代语境中,“知识”更多让人想起知识的客观载体,而缺少一种对知识本性的形而上学的讨论和预设,但在奥古斯丁的古代语境中却更多指具体的人的认识能力和认识内容。因为,在这个定义之后,对话举出了一个类似于有神通的“巫师”阿尔比凯利的例子,用以反证一个人拥有两种知识却品德有缺,不能够被称为“智慧者”。其它各种在当时为人们“求神问卜”的职业者都不能算作有智慧或真正的知识。上述例子中知识都是指“人拥有的知识”,而且不是指固定不变的记忆内容,而且还包含能够根据不同的问题得出正确答案的思维能力——即人的心灵的内在修养。粗略地说,智慧是心灵的一种思想状态,它只有在思想者之中存在,是思考与被思考的统一。

#### 四、智慧论的新柏拉图主义转化

智慧既然是知识(认知状态),那么它也是一种认识能力,而且是比理智更高的认识能力。奥古斯丁认为,只有智慧才能够认识最高的“神圣事物”,相比之下,理智(intellectus)能够一时看见,再其次的感觉(sensus)则是完全无能为力。<sup>③</sup>

早期奥古斯丁所谓的“神圣事物”其实还是在希腊哲学“理性神论”的范畴之内。他总结认为,人有人的智慧和此世的幸福,而神有神的智慧和彼岸的幸福。他说,“在我看来,智慧是,关于神圣和人类事物的、指向幸福生活的、不仅是知识,而且也是勤勉的探索。……它的第一个部分——也就是拥有知识——是指向神的;而第二个部分——也就是完全满足于探索的——属于人。神以第一部分而是幸福的,人以另一部分而是幸福的”。<sup>④</sup>智慧是二而合一的两种知识:包括指向幸福生活的(完成了的)认知状态和(进行中的)勤勉求知。神才拥有真正的智慧,而人拥有的智慧只能用于探寻神的智慧而不能真正拥有。智慧者就是幸福者,幸福者就是智慧者。人在此生享受探索智慧的幸福,在彼世的生命则享受拥有智慧的神圣幸福生活。奥古斯丁知道这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哲学(*philosophia*)就是希腊语“爱—智慧”,希腊语的 *sophia* 就是拉丁语的 *sapientia*。<sup>⑤</sup>所以,他在论证人的幸福

<sup>①</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3.2.3), p. 54. 有学者认为奥古斯丁的这个思想来自普罗提诺《九章集》(I.6.8)并在《忏悔录》和《上帝之城》有反映。见 O'Meara, "St. 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s", in H. Davis (ed.), *Ancient Christian Writers*, Vol. 12, The Newman Press, 1950, pp. 185—86, n. 3.2.5), 以及《图斯库兰讨论集》(4.26.57), 但那两处的定义多了“及其原因”。见: Cicero, *De Officiis*, trans. by Walter Miller, London: Heinemann, 1928, p. 170; Cicero, *Tusculan Disputations 3 and 4*, trans. by M. Grav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 59.

<sup>②</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1.6.16), p. 17. 源自西塞罗《论责任》。

<sup>③</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1.8.22), pp. 21—22.

<sup>④</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1.8.23), p. 22.

<sup>⑤</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2.3.7), pp. 31—32.

只能“在探索智慧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在指过上哲学的生活,爱智慧而未必就达到智慧。

然而,人探求智慧不再是向外在世界寻求,而是“回归自身”,因为人本身就是神的智慧的一个映像。普罗提诺指出“回归自身”是灵魂的反思,在自身之中发现认识万物的本原。灵魂认识美本身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上升途径:先是美的生活方式,美的作品,然后是制作这些作品的人的灵魂,从而反观自身的灵魂,发现理智并看到诸多理念形式,最终看到至善是超越了理智的美的第一的美。所以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一个主要教导就是灵魂通过反思和认识自身而认识本原的理智世界以及最终的至善。这是一个灵魂转向理智的过程的认识过程。<sup>①</sup> 奥古斯丁也认为,人的幸福生活就是“哲学里的生活”,也是指“寻找真理的生活”<sup>②</sup>。

看似有“两种智慧”(或知识),其实是指对神圣事物认识的两种境界。因为,奥古斯丁认为,“人类事物的知识”是指对明智(*prudentia*)、节制(*temperantia*)、勇敢(*fortitudo*)、正义(*iustitia*)的认知。这些是属于人类思想的,能够为自身掌控的而不受外在命运影响的。人所能认识的“神圣事物”则是“美德”(*virtue*)。<sup>③</sup> 或者说,神圣事物本身只有神才能够认识,而所谓对人类事物的知识是人对神圣事物的认知。如果按照哲学史的历史延续性看,柏拉图在《理想国》提出过四种主要美德,中文通常翻译为“智慧、勇敢、节制、正义”;西塞罗也应该是按这种对应关系把这四种美德从希腊哲学翻译到拉丁哲学。奥古斯丁采用的词语与西塞罗保持一致。他们很明显地区分了作为四美德之一的“智慧”,其实是“明智”(*prudentia*,实践智慧),因为它是属于人类的次一等的智慧。

奥古斯丁所认识的“智慧”也继承和转化了希腊哲学“努斯”的概念。智慧既指客观存在于万事万物中起着赋予秩序和统领作用的存在,因为它是事物之所以是其所是的根本原因,但万物不能反过来影响它。它就是大全的真理本身。我们可以称之为“本原智慧”,或者“主动理智”。智慧也是一种个人的美德,也就是高级理性的思维能力,唯有通过这种能力人才能够认识真理。从形而上的角度看,人的智慧根本上是来自于“本原智慧”的,而且以认识本原智慧为目的,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分有的智慧”,或者“被动理智”。这一向度也是通过柏拉图的“四美德”学说以及之后一系列的跨文化转化才得以形成的,并在中世纪得到广泛运用。<sup>④</sup>

## 五、两希文明的交融与创造

希腊哲学传统一直强调,真正的智慧是唯一的,就是对唯一真理的理解掌握。所以一方面,不是随便什么知识都是智慧本身,另一方面,人类具有的多个层次和类型的智慧都只不过是这唯一智慧的不完全映像。但是随着希伯来文明与希腊文明在地中海文化圈的交融,<sup>⑤</sup>在新的跨文化交融的视野中新的理论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其中之一就是人如何通过自己的智慧或知识到达真正的智慧? 悬设一个永不可及的理想在过去希腊哲学传统中不是问题,但是到了古代晚期特殊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理想的实现路径却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焦虑。

奥古斯丁首先将智慧与真理的论证进行了等价转换。奥古斯丁重新区分了“智慧者”与“哲学家”,前者是拥有智慧的人,所谓“拥有”就是指在灵魂中有了智慧的教导(*disciplina*);哲学家,是对智慧的寻求者,处于寻求智慧的过程之中,并不表明已经拥有了智慧、到达了终点。相对而言,智慧者

<sup>①</sup>参考普罗提诺《九章集》(I. 6. 9), Plotinus, *Ennead I*, trans. by A. H. Armstr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259. 陈越骅:《神秘主义的学理源流:普罗提诺的太一本原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300—320页。

<sup>②</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2. 2. 4), p. 28.

<sup>③</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1. 7. 20, 8. 22), pp. 20—21.

<sup>④</sup>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91页。

<sup>⑤</sup>陈村富:《地中海文化圈概念的界定及其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

是一种圣人理想,表示他已经知道了某些确定的东西,而且哲学家想要的就是智慧者所拥有的。至少我们可以推断,智慧者首先是活着的、有感觉和理性等知觉的人,所以他肯定知道“自己是否活着”,进一步他还应该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为什么应该继续活着”。<sup>①</sup> 智慧者也就是知道真理的人,而且我们至少能够通过理性证明,他知道某些真理——因此,如果这个结论成立,也就反驳了学园派的“真理本身不可认识”的命题。智慧者是完全认识真理本身的人,也就是“拥有智慧”。因此,拥有智慧就是完全认识真理。

因此,奥古斯丁的智慧论至此有一个理论上的“空位”有待填补:他在希腊罗马传统中找不到一个既是人又是神的智慧者,但却在希伯来传统中找到了。因为,他新遭遇的传统承诺了神即是真理和智慧本身,而这个智慧又被称之为“神之子”。他称神之子为“一切智慧的府库”“我们的智慧”。<sup>②</sup> 他还说“你用智慧造成了万有。这智慧便是‘元始’,而你在这‘元始’之中造成了天地”。<sup>③</sup> 中译文的“元始”(拉丁文 *principium*),便是我们最初提到的希腊哲学的“本原”。我们看到了熟悉的真正智慧的普遍性、“本原”与“万有”的生成关系,因此他所使用的论证方式依然是希腊罗马智慧论传统,只不过他填上了一个独特的来自希伯来文化的“个体”。

那么,奥古斯丁对传统智慧论的改造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重点还是落在“人是否、以及如何获得幸福”的盼望之中。结合早期和古典时期希腊哲学传统对智慧的两种区分看,单纯人类之中理论上不可能有“智慧者”,因为智慧者必须既是人又是神(完全的智慧、完全地认识和拥有真理、也就是真理本身)。哲学家们也承认,只有神本身能够拥有完全的智慧。在奥古斯丁看来,这相当于是判定了“人的幸福也是不可能的”。奥古斯丁试图证明“智慧者”是可能的,从而证明人(也包括个体的奥古斯丁自己)获得真理从而获得幸福是可能的。

因此,综合来看,晚期希腊哲学将智慧论做了理论沉淀和总结,更加强调,哲学(爱智慧)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人在此生所能获得的唯一的真正的幸福生活。智慧就是哲学活动、探求真理活动的目的、终点和完成,而哲学就是爱智慧、就是探求真理的永恒过程。但是,智慧与真理有概念上的不同,真理是智慧的思考对象,但智慧还包括完成了的理解掌握和探求活动,即“思的完成”<sup>④</sup>。因此,值得中文解读者注意的是,奥古斯丁继承和发展了希腊哲学“努斯”传统(心灵理智),指出了智慧是一种认识活动的状态(或者说,“认知能力”)而不是僵死的东西。哲学也同样是一种有指向智慧的持续的认识活动,是活泼的心灵修养与转化。这与我们对“智慧”侧重其作为认识内容的一面有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奥古斯丁因此呼吁“让我们回到自己身上来……我的意思是,让我们哲学化起来(爱智慧)(*philosophemur*)”。<sup>⑤</sup> 奥古斯丁通过新柏拉图主义的启发,提出哲学就是“回归自身”,也就是“认识自己”,通过将“自我”引入哲学史,他成为后世“认识论转向”和“主体性哲学”的先声。

## 六、中世纪信仰与理性问题的滥觞

在早期与古典的希腊哲学传统中,“信仰”并不像“理性”那样与智慧论发生联系,但在古代晚期为何它逐渐具有哲学价值呢? 奥古斯丁对自己如何走向哲学、爱智慧道路感到好奇,并说,“我对此只能借助信仰(*fide*)以想象(*concepi*),而不是依靠理性而理解”。<sup>⑥</sup> 其实,拉丁文的“*fide*”在日

<sup>①</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3.3.5, 3.9.19—20), pp. 55, 69.

<sup>②</sup>[古罗马]圣·奥勒留·奥古斯丁:《忏悔录》,第13、228、284页。

<sup>③</sup>[古罗马]圣·奥勒留·奥古斯丁:《忏悔录》,第238、199、274、291页。

<sup>④</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3.4.6), p. 57.

<sup>⑤</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2.3.8), p. 32.

<sup>⑥</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p. 1.



常生活中就是“相信”“信赖”的意思,或者说,是对没有切实根据的事实的赞同。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命运的安排已经超乎个人理性所能理解的范围,具有一点神秘主义的意味。因为,爱智慧只是一个过程,人根据自身有限的理性只能一直在通往真理的途中,那么对于尚未到达的真理终点,人只能用相信的认知功能去想象和填补中间的道路。因为理性能力要求对通达真理的每一步都有理解掌握,也就是灵魂的亲历和亲证。从这个角度看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信仰指出来的是理性应到达而尚未到达的,但却预先启示给人的知识。所以,“信仰寻求理解”就指出了人类普遍的求真的认识过程,并且表明信仰与理性其实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促进的,只不过是通达智慧的两个相互作用的阶段。

信仰的引入也是为了解决另一个智慧论的悖论。如何确定谁是智慧者?智慧者在别人看来是智慧的吗?那么这位评判者又如何知道、以何为标准呢?<sup>①</sup>奥古斯丁的回答是指出:智慧者认识智慧,他知道自己认识真理,而不需要别人的判定。智慧者的存在本身就指示出了智慧的所在、真理的所在,他所知道的就是智慧,反过来也是如此,智慧就是智慧者所知道的。智慧者与智慧并不是二分的而是统一的。那么,智慧者,他的智慧会失去吗,例如睡眠或者疯狂?奥古斯丁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智慧者定义了什么是智慧,他所不知道的东西就不是智慧。<sup>②</sup>而对于自知自己不是智慧者的人,奥古斯丁建议是先相信智慧者,然后用理性去求证。

奥古斯丁在《反学园派》最后总结说:

“没有人会怀疑我们在学习中被一对双重的力量所帮助,亦即权威和理性的力量。……但是,至于那个只能被精微的理性所发现的真理——我是如此地时刻准备着,迫不及待地想要抓住真理,不仅依靠信仰而且依靠理解——我确定在那个时刻,我将会与柏拉图主义者一道找到它,它并不会与我们神圣的奥秘有任何区别。”<sup>③</sup>

因此,通过确立“权威和理性”在寻求真理与智慧道路上的双重地位,奥古斯丁提出了通往中世纪认识论的新范式:信仰与理性模式。但他并不是武断的,而是经过对前面希腊哲学传统的继承与改造,在哲学推论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来的。他创新地指出了人具有“信仰的能力”,也就是他所说的“获得真理的希望”,今天我们也可以称之为“盼望”或者“理想”。在这个终极目标上,奥古斯丁肯定哲学,特别是柏拉图主义者确实发现了某些真理但却并未完全。<sup>④</sup>他并未断言自己在此生就能够获得智慧,所以,他发现的作为权威的“智慧者”在实质上也是一个“圣人理想”,或者说人的楷模,就如苏格拉底之于柏拉图。他相信这位智慧者的存在并且追随者他的教导不断地调整自己灵魂的上升与转向,以此追求智慧在自己身上的实现。

总结这段智慧论的哲学历程,我们看到“智慧”在希腊文化从最初就已经有了属人的实践性智慧与属神的理论性智慧之分。所谓实践性,即指世俗生活所需的技艺,更多属于感觉和经验的能力范畴。所谓理论性即指普遍性的、关于万物背后的本原与原因的、统一的知识,更多属于理性、理智直观的能力范畴。通过历代哲学家的不断建构,在晚期希腊哲学那里寻求两种智慧的汇通成为了智慧论的时代主题。在两希文化交汇之后,问题就具体转变成,人如何能够获得最高的智慧,以及实现这种状态的智慧者是否存在。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因为智慧被认为是通往幸福的必经之路。奥古斯丁继承和发展了希腊智慧论的传统,将智慧等同于认识真理,以此提出了理性与信仰两种认识能力在追求真理过程的重要性。为此,他将智慧论的关切

<sup>①</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3.4), pp. 58—61.

<sup>②</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3.13.29, 3.14.31), pp. 78, 81.

<sup>③</sup>Augustine, *Against the Academicians* (3.20.43), p. 92.

<sup>④</sup>[古罗马]圣·奥勒留·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7页。

从外物转向了人自身,从纯粹求知转向了寻求个人生命的幸福,从怀疑论转向了寻求权威引导,体现晚期希腊哲学智慧论转型的时代诉求,也折射了西方智慧论发展与演变的独特精神。直到启蒙时期,康德把自己置于苏格拉底开创的传统中,他说,哲学是“智慧(不单纯是科学)的学说和练习”“人并不拥有智慧;他只是趋向它,能够感受对它的热爱”“智慧的理念是哲学的基础”。<sup>①</sup> 因此,理解希腊哲学传统的智慧论及其转型,对于我们今天理解中西文化对“智慧”理解与求索的差异也有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蒋永华 石亚兵)

## The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Sophia* in Greek Philosophy: Genealogical and Augustine's Perspectives

CHEN Yuehua

**Abstract:** *Sophia* (wisdom) in Greek culture has a tradition of a dichotomy, i. e. , practical wisdom and theoretical wisdom. The practical one is related to the handcrafts and arts in daily life, belonging to the sensory and perspective category; the theoretical one is related to the principles and reasons of all things, which is also the unique and universal knowledge, belonging to the functions of reason and intellect.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by generations of philosophers, how to integrate these two kinds of wisdom became a theme for the time to later Greek philosophers. After the encounter between Hellenistic and Hebrew cultures, this topic gave rise to more specific questions, including: How could human beings acquire the highest wisdom? Or has a wise man ever existed? For wisdom is considered as the necessary path to happiness. As for St. Augustine, he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th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of *Sofia*. By identifying wisdom as knowing truth, he confirmed that the abilities to reason and believe are both important in pursuing truth and wisdom. Thus, he turned the concern of *sofia* from the outer world into one's inner self; from seeking knowledge for its own sake into seeking the happiness of one's life; and from skeptics into seeking the guidance of authority. The review of *sofia*'s philosophical journey can provides us with a mirro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raditions of wisdom.

**Key words:** wisdom; later Greek philosophy; Augustine; genealogical method; practical wisdom

**About the author:** CHEN Yuehua, PhD in Philosophy,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PhD Supervisor at Faculty of Arts and Humanit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

<sup>①</sup>[法]皮埃尔·阿多:《古代哲学的智慧》,张宪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年,第288—289页。